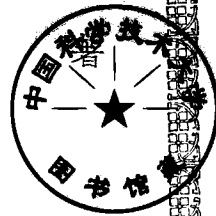


# 夜 珠 集

譚 正 璧 著

太 平 書 局

譚  
正  
璧



夜  
珠  
集

太  
平  
書  
局

# 夜珠集

著者 譚正璧

發行人 陶亢德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發行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壹百貳拾元

## 自序

從前我是不大寫散文的，這幾年來，生活太苦，感慨太多，遂在不知不覺中居然也寫了十多萬字，編成了這樣一本集子，開了我自從學會寫作以來生命史上的新記錄，這自然不能不算是一件「聊勝於無」的事。

我覺得這種人最是无聊，他們從來不肯自己照照鏡子，看見了別人的各式各樣的臉，便依着自己的愛憎，表示鄙斥和贊美。我是幾乎時常在鏡子中看自己的，俗語說：妻子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妻子不要去談她，至於文章，在我恰巧和這句俗語相反。我常常覺得別人的文章，都有一種自己的風格，都有一種自己的情調，而我呢，庸俗，膚淺，從來沒有些微特別的表現。所以我對於當代作家，所看到的張張都是可愛可親的臉，而自己呢，常常自慚形穢，有時幾乎想從此藏躲起來，像從前一樣，不再給別人看見。然而事實又不許我這麼辦，於

是只好紅着臉，低下頭，還是寫下去。

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發抒我個人一時的感觸，所以就是在議論或敘事的文章裏，也充滿着感慨的心情和哀傷的調子。在這裏面，缺少一種青年人的朝氣和毅力，雖然在「擬野草」中也曾喊出一些似乎「希望」「前進」的呼號，但是如果放在世故老人的顯微鏡下，就會給牠發現已是「外強中乾」「力竭聲嘶」的。關於這，不必在這裏多所申說，凡是一個人到了「哀樂過于人」的中年，都難免有着這種悲哀的。

既已編成了集子，照例應該題一個集名，寫一篇序文。于是偶然想到兩句唐人佳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夜珠」要等待「明月」盡了才能發現牠的光輝，我的文章的命運何嘗不是這樣，所以就題做「夜珠集」。接着，又信筆寫了這篇不像序文的序文。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柳雨生先生和太平書局。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集子決不會在這時候和讀者相見的。

三三，四，二二寫於寓樓

# 目次

## 自序

## 元集 談古篇

一 韓侂胄論…………… (三)

二 談金聖歎…………… (一一)

三 曲海作者黃文暘…………… (一九)

四 董謁的傳說…………… (三五)

## 亨集 憶遊篇

一 飛霜落木話楓橋…………… (四三)

二 南京夢憶…………… (五一)

三 憶蘇州……………(六七)

四 江行第一天……………(八三)

## 利集 懷人篇

一 憶白冰……………(九一)

二 憶虛舟……………(九七)

三 悼滕若渠君……………(一〇九)

四 哭一個無知的靈魂……………(一一七)

## 貞集 擬野草

一 落葉之什

代序……………(一二一)

永遠的誘惑……………(一二二)

夜之頌……………(一三七)

一個勇士……………(一四〇)

落葉……………(一四五)

## 二 枯楊之什

代序……………(一四九)

聖人及其毀滅……………(一五一)

朝山者……………(一五六)

失去對象的懺悔……………(一六〇)

枯楊……………(一六五)

## 三 觸骸之什

代序……………(一七一)

光明的故事……………(一七二)

夢與希望……………(一七六)

科學家的悲哀……………(一七八)

觸骸……………(一八六)

#### 四 絕墨之什

|             |       |
|-------------|-------|
| 代序·····     | (一九三) |
| 生命的美麗·····  | (一九五) |
| 誰是犯罪的人····· | (一九九) |
| 善與惡之頌·····  | (二〇三) |
| 絕墨·····     | (二〇七) |

元集談古篇

# 原书空白页

## 一 韓侂胄論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少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邊未必然！

這首詩是宋朝把韓侂胄的首級送到金國去求和時某太學生所作。宋朝的太學生在歷史上時露頭角，而且對於當時的政治常有很準確的批評和見解，不像同時那班理學家們的迂腐可厭，而他們對於韓侂胄的看法，尤持着和理學家們完全相反的意見，從這首詩裏便可看到。

一提起韓侂胄，一班不熟悉歷史的人們，往往便會聯想到秦檜，冒似道，以為他們是一流人物。這事正同把王倫和秦檜等量齊觀一樣，着實有些對不起古人的。但王倫因為死得很壯烈，所以一般人對他都有恕辭，至於韓侂胄，除了宋末周密等外，幾乎衆口一辭，把他當做恃勢弄權的奸佞看待。韓侂胄是一個失敗了的政治家，我以為他至少夠得上這個稱謂的。最可惜的是他只會有他的政治主張，而沒有他的政治手腕，這就是他沒有造成勢力，造成輿論，使他的主張得到大眾的擁護。所以

處處受到牽掣，終至失敗，而反把惡名落到自己身上來了。

本來，一種政治勢力的造成，應該是漸進的，而主持的人物，也須有相當的聲望。最不幸的，韓侂胄正生在那理學盛行極盛於君子小人之分的時代。他們以讀書明理者爲君子，否則便爲小人。韓侂胄雖然不見得不會讀書，但他的出身正犯着這班理學家們所造成的輿論的大忌：其一，因爲他是宰相韓琦的曾孫，他的做官並不由正途出身，換句話就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所以當他是個普通的執紼子弟；其二，他是高宗皇帝的姨甥，高宗的皇后王氏，是他母親的姊姊，所以他是一個外戚。執紼子弟和外戚，在歷史上的確玩過許多惡劣的把戲，爲君子們所深惡痛絕，不能稍加寬恕。加之韓侂胄又是趁着一時的機會，憑藉他的特殊勢力而抓到了政權，在君子們的有色眼鏡中看來，必然更是個極端要不得的人物了。於是排擠痛斥的結果，他的一切好的政治主張當然不能實行，一切壞的事實自然而然地都歸於他一個人的身上。

小人不一定生來就是小人，也不一定永遠是小人。當小人要想學做君子的時候，如果君子們肯獎舉他，甚至扶掖他，那麼小人未必不能成爲君子。最不應當的是君子視小人如天生的仇敵，彷彿小人學成了君子會擠去了自己的地位，於是小人要往上爬，他們偏拼命把他們向下壓。於是小人無路可走，索性橫一橫心，繼續做他的小人下去，而專和君子們作對。所以當時韓侂胄在屢被朱熹彈劾之後，

他也屢次與僞學僞黨之禁，在歷史家當然以爲這又是韓侂胄的虐政，不知這正是朱熹輩自己所造成。他們不許韓侂胄做君子，他們反助長他成爲小人而去攻訐他。

在擁立寧宗皇帝這一事上，韓侂胄確有大功於國家的。因爲當時如果任那佞患着神經病的孝宗皇帝一直做下去，這只有將國家生生的斷送。這個計劃雖然發動於趙汝愚，但沒有他和吳太后姨甥的關係，決不會得到成功，因爲那時一切的權力都屬於吳太后。在寧宗就位後，他本該因功而獲得政治上較高的勢力的，但趙汝愚却在利用他後便排斥他。我想，這就是君子們也不肯容忍的吧，於是他憑藉他和宮中的特殊關係，反把趙汝愚擠了出去。這本是趙汝愚自己造成的結果，正同朱熹輩自己造成自己被斥一樣，也不是韓侂胄的什麼絕惡大罪。

雖然是機會把韓侂胄送上了獨當一面的政治地位，可是一半也靠着他有本有的天才，否則劉阿斗早成爲英明的國主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績，除了排斥僞學僞黨外，幾乎一無可見。但歷史家便把這個他們以爲是過惡的成績作爲他一生的蓋棺之定論。不知道任何一個政治家，一上政治舞台，似乎就得來一下「排除異己」，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理由是爲了要免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時的障礙。韓侂胄要實行他的政治主張，而朱熹們偏偏一味攻訐他，於是他也照例來一下排除障礙；不幸的是他的障礙却在一班智識階級所擁護的理學家，而這些理學家又經後來元明清三代理學家的擁護，於是在衆矛齊

舉之下，他便永遠的體無完膚了。

他一生中也有過兩個有名的人物做他的「同志」，他們都贊同他收復失地的主張：一個是詩人陸游，一個是詞人兼軍事家辛棄疾。陸游是「同志」，或許有人以為陸游是書生之見，所以他盲從他不顧實力的危國主張；但辛棄疾自己本是個軍事家，那麼他的成為他的「同志」，當然是必有所見的志同道合了。最可笑的是：陸游替他做了一篇南園記，引起了無數君子們的搖頭太息，於是這篇文章便在「渭南文集」中被擠了出去。我想：陸游如果還在，他一定不會贊成這件事的，因為他不是一位理學家。至於辛棄疾，如不得他的擢用，那麼他只有一生以詞家著名；而他的軍事天才的得在江上發展，使後世的人都知道他不僅是個文弱的書生，那便是陸游眼光獨具的結果。在這一事上，韓侂胄決非真正恃勢弄權的奸臣，我敢相信。

爲了受理學家的環攻，他一面要突圍而出，一面還要把他們排除了再來實行他自己的主張，這却使他費盡了半生的心血。大約是朱熹死了的緣故吧，或者是因為有些理學家已看出他並不是一位怎樣萬惡而不可恕的人物，於是攻勢漸漸鬆了下來。在壓力愈大抵抗力亦愈大的原則下，攻勢既衰，自然抵抗力也可鬆弛了。所以在韓侂胄做到平原郡王的時候，便解除了偽學偽黨之禁，而又追復了朱熹等的職分。從這裏，可以證明我所說韓侂胄的禁偽學偽黨是出於被逼一語的正確。否則他一帆風順做到

了這樣的大官，正好跟他勢力的增大而加緊他的壓力，來厲行他小人慣使的手段，何必這樣的假仁假義？

在內政稍稍平穩，政敵不再和他爲難的時候，他便提出了一震驚世俗的偉大計劃，就是伐金。——其實這名詞很不通，應該稱爲收復失地。當時因爲用了「伐金」這一不通的名詞，却把他的深慮遠見，詆爲好大喜功。我們想想如果他真的好大喜功，那麼只消學着輩貫，出出兵，喊喊口號就夠了，他不真的去打金人，金人也不會來犯他，他的位置儘可安如泰山。可是他堅信伐金收復失地，爲當時執政的人應負的責任，所以他稍得喘息便不顧一切真的出兵去打了。但不幸的是一出兵就打了敗仗，使他在得<sub>刊</sub>敗耗後急得鬚髮皆白。但這也正可見他對於這事的認真，因爲他知道自己負有重大責任。否則也儘可像買似道那樣在半閒堂鬥他的蟋蟀好了，元兵渡過了長江，把皇帝趕走了也不關，他只要一投降便可以仍舊不失爲「元勳」？

收復失地的計劃，不獨國內溺於苟安的人聞而震驚，就是全國的人聽了也爲之震動不置。所以在這一方是當全國人民苟安慣了的心理下去進攻，在那一方是用全副力量來抵禦這好久不曾有過的新生的力量。於是在心理上的相形見拙之下自然更加速了失敗性，而金兵反渡過了淮水，更失去了許多土地。於是民衆的心理愈加動搖了，政敵們便乘機出來活動，對他大肆攻訐。投井下石本是士大夫們拿

手的慣技，於是他便成爲衆矢之的。可是他的心還不死，他拿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用，——這個數目在現在大發投機財的官僚們看來並不算多，因爲他們不消一天就可賺了回來，但在當時却頗不算小了；而且也少有像他那樣慷慨地犧牲的。這就因爲他知道國家亡了，家財也不保的緣故。——預備再接再厲的進取。不料正在重新布置的時候，來了一次猝不及防的大政變。苟安的政府和苟安的政敵結合起來，在楊皇后和史彌遠的詭計之下，他突然遭到了慘殺。而且還差王構把他的首級送給敵方求和，更接受了敵方提出的屈辱條件。勝敗本爲兵家常事，轉敗爲勝也是歷史上所常見，可是他一失敗便爲政敵所乘，而政敵又把接受屈辱條件的罪名歸到他的身上，以爲這是他「開罪鄰邦」的結果，這那裏會叫他折服呢？但他終於死了，在他的政敵和全國懦怯的民衆的快慰中死了，縱不甘心，又將怎樣？

歷史家常常痛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種標準的不合理；只論成敗而不問是非，可是除了司馬遷外，——因爲他列項羽於本紀，確能打破那種不公平的見解——有那位歷史家能從這見解中超越出來？如果說韓侂冑的抗金，是不量自己的實力，有些近乎玩火自焚，那麼我倒又要說，如果先操必勝之見然後用兵，那麼敵人早都聞風而降，戰爭根本可免除，然而世上會有這種便宜的事麼？所以涿鹿一戰，幸而黃帝勝了；漢武帝幾次發兵打匈奴，也幸而匈奴兵不會到過長安。否則這兩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一定會和韓侂冑一樣大受訾議。雖然他們身分比較顯貴，遠非不從正途出身的韓侂冑可比。